



傳法正宗論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傳法正宗論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傳法正宗論卷上

百十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呶呶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觀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真君毀佛之後梵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旋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為書序

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彌父子親相承襲爲之効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于婆修槃陀摩拏羅鶴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師子三祖最闕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分明詳備又何足爲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其傳師子比丘謂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之如其爲迦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

流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爲之祖可令其法絕乎又拘多傳謂其意欲涅槃特以提多迦未誕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遂爲外道弟子所害提婆乃忍死說其夙報以法付羅睺羅方絕今師子既如拘多提婆爲之祖豈獨便死而不顧法耶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不可預焉今師子預之是必聖人也安有聖人而不知死於夙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爲後世之師祖邪縱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當預知以告其絕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祖而傳之乎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本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爲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聖可不懼

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
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落之因問西域三藏
僧捷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捷那曰自大
迦葉至乎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叙師
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人總
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
枝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席間者德曰余嘗視
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
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
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
時有僧曇曜於倉黃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
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
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爲僧統乃出其所
錄諸沙門因之爲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
曇曜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

致然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智
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
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
寶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
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
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
無有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
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爲余常疑其無
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
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僧祐之所
爲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
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偏行於齊土蓋源起
天竺流化罽賓前聖後賢重明曇曜自大迦
葉至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
推之有曰婆羅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

斯多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弗若蜜多者

與乎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同其名也有曰不

若多羅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其名

也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

磨法俗合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其他祖同者若曰

掬多堀或上字同而下異或下字異而上同

或本名反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脩曰舍那

婆斯之類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

各異而然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其同之尤

詳其第一卷目錄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

祖最相聯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

世之付受者也其所列員數之多者蓋祐公

前後所得諸家之目錄不較其同異一皆書

之雜以阿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

也如祐序曰先傳同異並錄以廣聞後賢未

絕製傳以補闕然其大略與寶林傳傳燈錄

同也若祐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為律師學而

有識而人至于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

於梁所聞必詳今其為書亦可信矣以之驗

師子比丘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

四祖其相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

有據也嗚呼祐之書存于大藏周天下其幾

百年也而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

而至人之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

斯事者前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支

疆梁樓嘗往罽賓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

磨達比丘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

出之徒支疆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興衰問之

達磨達曰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

大師然吾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

我同學南天竺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

那寶林傳云北天竺則呼為婆羅多羅與三藏記並同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復

授衣為信即遣之其國其人方大為佛事于

彼支疆曰然我識其人也支疆遂以前魏陳

留王曹奐之世至于洛邑初館白馬寺時魏

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與亡支疆皆以隱

語答之因會沙門曇諦康僧鎧輩譯出眾經

及諸祖付受事跡傳于中國以此驗知中國

先有祖事非權輿於付法藏傳耳然支疆譯

出其事至于拓跋焘誅沙門歷百九十餘年

矣而支疆之說固已傳於世也吾料其百九

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事而東來者祖數

益添已不止於二十五世矣但不辯其傳來

何人耳吾近以禪經驗當時添祖數必矣蓋吉迦夜曇曜當

其毀教之後資舊本先為其書雜眾經以其

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固不如曇

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其所以徒

見其不存於藏中即謂曲說又後世天下數

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絕或歲月益

遠其書既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亦亡以之

為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令學者愈

不信之又云有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

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

稱齊乃益翻眾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

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懿曰西土

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所承於般

若多羅謂此土繼其後者法當大傳乃以識

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而楊銜之

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啓者于西

天竺共譯祖事為漢文譯成而耶舍先持之

東來然與支疆之所譯者未嘗異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於支疆之所譯也益至乎二十七祖與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曜其始單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疆耶舍二家之說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備也若出三藏記者蓋別

百十

六

爲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傳耶苟謂震旦禪者爲之而祐之時何嘗稍有達磨之徒耶又何出乎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大凡辯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反是雖有神明如著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迺曰達磨聞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旣不信以望氣遂之于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乎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之世

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齊王者亦魏王曹

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爲後之南齊

南齊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跋陀也跋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

來梁夫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

豈獨以二弟子被擴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安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爲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汝宜傳之勿使斷絕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爲萬世之宗以正衆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日寧俟傳法以爲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辯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曲說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未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辯其道之真僞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清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

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緣張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悞舛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聲之者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識不臻乃輒文之迂踈倒錯累乎先聖真迹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盛事也安可妄爲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競爲其說如此者何限吾常爲之太息雖不能高文慷慨皆欲剗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探其事實修而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僞者則削之其舊雖見而不甚備者則採其所遺以廣之斷自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鑑禪師總三十四

聖者如來則為之表次聖則為之傳及大鑑之後法既廣傳則為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其徒者則為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實者則為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四十餘篇并其祖圖勒為十二卷命曰傳法正宗記

第二篇

此篇并後卷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出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藏傳之謬遂為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所錄者槩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諍九十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眾聖果二十八祖備矣婆舍斯多而下四祖師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錄誠有根本而吉迦夜闕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訥訥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

馱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本經其序或七

出遠名進出三藏記見之最詳也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

觀之所著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

馱跋陀羅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

猶子也慧遠法師蓋承於佛馱跋陀慧觀又

跋陀之弟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

而備之也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

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此即高那和修

也尊者優波崛即拘多也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

又靈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為又字初即取其又字之義後見他處經寫曰僧伽羅又乃

省前又字誤耳然僧伽羅又即吾宗師子尊者

者摩拏羅吾嘗辨此當是稱二十五祖婆羅

祖又承二十四祖師子其相繼未嘗絕也今

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誤也

若達磨多羅即是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

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

自稱尊者邪寫為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羅

恐亦未然今且從先傳耳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但多蜜燈錄諸持法者以此慧燈宇與傳說異耳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

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

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遠磨多羅者乃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衆

說所謂二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曾差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

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其首末之人則餘祖在乎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

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罽賓罽賓即師子祖所化之國也轉至富若蜜多即不如蜜多也富若蜜多亦盡諸漏

具足六通後至其弟子富若羅即般若多羅也亦得應真此二人於罽賓中為第一教首按寶林傳燈云

此二尊者感化東天竺南天竺此云為罽賓教首必罽賓僧徒推仰其人為承法之宗首也或恐二人亦嘗來往罽賓國也

富若蜜多去世已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此二人同終於宋今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廬山所譯並同但其經題目較異又推富若蜜多富若羅二祖師入滅之年與寶林傳燈二書前後相差詳此或慧觀於跋陀之後重譯其經之

文而自序之或承其泛傳謂富若羅入滅遂以書之或寶林慧觀所聞於西僧者其部類宗計各不同或五竺並傳不的或傳至此土年代除遠重經滅教而傳寫者悞致其差舛耶但取其承法宗祖真正入滅之年雖稍差亦不甚妨如眾家說佛生日不等豈可便謂非吾佛也按慧皎傳云跋陀終在元嘉六年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勝鬘經序知慧觀沒在改曇摩多羅菩薩即達磨多羅也與佛陀斯那陀之後

即佛大俱共諡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先者也

化行罽賓為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皆見於出三藏記第九卷若慧觀所謂富若蜜多者亦吾正宗之

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七祖也所謂曇摩多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

百十

十一

二十八祖也所謂佛陀斯那者即菩提達磨
同稟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罽賓
轉至富若蜜多者蓋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
至于罽賓而更自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
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
多二祖師之名者文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
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眾說小差蓋其譯有
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馱跋陀羅受業
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或爲光
字等悞也始在罽賓
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
安每與什議論相得其善嘗謂什曰君所釋
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什曰吾年老故爾
何必能稱美談尋爲秦僧以事苟排跋陀遂
來廬山遠法師爲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
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

遠公譯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
題曰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
公同譯是也所謂跋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
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
弟子與菩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
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
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實林傳曰佛大
先乃跋陀之弟子菩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
觀於跋陀後與大先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
夫大小乘互爲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
達多之類西域多有豈達磨等始亦稍問禪
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而
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
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
方七歲即知四韋陀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

三藏尤工定業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寶林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寶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

為詳推此則跋陀果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

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以是法要傳

與婆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寶林傳但稱跋陀指般若多羅現在南天竺未見其傳法寶林未可為據今佛馱跋陀傳其諸父之經

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親矣不謬也百十三寶林傳

曰佛馱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

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于南天竺國者此其

効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佛馱跋陀傳云

跋陀既為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

十餘人俱發神智從容初無異色驗此則慧

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

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元

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

熙七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

之初其歲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

考出於常數而然也故梁武碑達磨曰厥壽

百五十歲續高僧傳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

耳若其死葬而復提隻履西歸又安可以歲

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

達磨當是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

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雋禪訓之宗者是

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襲禪祖

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

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夫傳法眾聖其事迹

始自支疆梁樓譯出為書曰續法傳會拓跋

燬毀教支疆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
輩復綴成書其所載或全或闕更後世周武
唐武宗毀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採拾
各以爲書而全闕益差古今辯此雖衆援引
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
證之爲詳然世之所執以諍吾宗門者其最
推付法藏傳耳今考其書蓋成於後魏延興
之二年而佛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
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
二載矣譯禪經在義熙七八年蓋按僧祐出
三藏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
譯出禪經即以義熙八年遂適荆州慧皎高
僧傳亦云跋陀至廬山停歲許復西適江陵
付法藏傳後出於延興
二年即見於其書之端如此則禪經誠先見
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
耳今獨執其一方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
見之全本者可爲當乎說者曰支疆梁樓先

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祖至婆舍斯多謂傳
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即絕又曰吉弗煙與
曇曜同時別修此爲五明集蓋廣手付法藏
傳者也吉弗煙
亦吉迦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
已矣其所以闕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
難倉卒單錄奔竄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
與慧觀之序所備二十八祖驗其所謂元有
之者果是而相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
所致也五明集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
別命其名目如寶林傳聖胄集之類又不列
譯人之名氏後世復不能考其實但以曇曜
先綴集者輒與吉迦夜兩出其名然迦夜之
書非其正本固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
曰師子比丘爲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
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

乃以爲然殊不料昔之學輩黨宗故爲此說相蔑以起後世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之人而識者直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亦自見其闕矣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酷且俗誠滅教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因師子之事而妄爲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之名以行然吉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嘗著五明集不止乎二十四世以此驗付法藏傳託之迦夜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爲亦周武毀教之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

百十

十五

禪經與出三藏記皆備而此何特無耶吾謂其謬書可焚也

即付法藏傳

傳法正宗論卷上

傳法正宗論卷下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三篇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子必取乎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廬山大師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廬山祖述尤詳者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考其序求其統之之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有曰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其經本或寫為音詔蓋後世傳寫者之實云旨詔主峯普賢行願疏亦稱旨詔此必圭峯按周唐沙汰已前古本經序也既言曲

承旨詔曲則細密之謂也若云音詔則其義豈為微密耶慧觀法師不淨觀經序亦云曲奉聖旨不淨觀經即禪經也愚初未敢驟改大藏國本之文此後乃取旨詔為詳請為百世之定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闢罕閱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聞軌元匠元匠喻佛也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羸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

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其業

讚禪經非經之

文乃其經之法要也有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

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有曰原夫

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

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

時則互相升降百十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

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

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

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有曰今之所譯出自

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

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有曰非夫道冠三乘

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

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今推此數端之

說豈非以阿難掬多曲承旨詔待其人而密

相傳受所謂功在言外經所不辯者統吾釋

百十

十七

迦文佛之一大教其經者律者論者其人之

學是三者莫不由此而為之至也僧祐所謂

統序者此其所以然也慧皎高僧傳謂佛默

跋陀去秦而會遠公於廬山譯出禪數諸經

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嘗與遠公譯此

禪經而遠公乃自跋陀傳其法要跋陀則受

之於達磨故其序述乃如此之廣大微妙秘

密者蓋發明其經主之心耳此所謂識吾正

宗之詳者也大宋高僧傳論禪科曰夫法演

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

萌佛默什秦擴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

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

述其所曰依者謂其依法要也違者謂其違

教跡也驗此而遠公傳縣要於跋陀豈不果

爾耶

傳家所用佛默般若此二人似皆至廬山則遠公密傳者果得之於誰以僧祐

慧皎二傳所列亦不見有般若同至之說然傳家所引彼書恐未端審寧公亦少思之今以其譯經斷而遠公當傳於跋陀跋陀則得於達磨慧觀序明之詳然其般若多似與二十七祖名相近以傳記證則二十七祖未聞來晉亦只滅在天竺若其聖人忽來忽往果先曾以通而來為達磨禪宗張本此在聖人則不可測也不然則實自有一般若多或諸祖支派者先來露此禪旨也後或當遠公之有以此事述論請以吾注正之

時達磨未至密傳極證之說而華人未始稍聞廬山雖自得之輒發則駭衆而謗生料不可孤起會其出經遂因而發之然其說益玄與其經之文或不相類其意在其經之祕要耳不宜專求於區區三數萬文字之間而已矣若其曰阿難曲承旨詔不類其經而首稱大迦葉者是必特欲明阿難傳佛經教之外而別受此之玄旨也不爾則何輒與經相反耶慧觀之序其大槩雖與廬山之說同而其經題目與始說經之人曖昧不甚辯吾不盡

推以為篤論但善慧觀備列祖師名數與吾正宗類又以其曰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又曰曇摩羅以此法要傳與浮陀羅浮陀羅與佛陀斯那愍此旃丹無真習可師遂流此法至東州此似最近吾宗也然當慧觀之時佛法入震旦已三百七十餘載矣其所傳來者洪經大論殆亦備矣何藉一不淨觀經而為之師耶其謂無真習可師正以中華未始真有極證祕密之法為此學教者之師軌耳曰何謂禪經有微旨合吾之正宗乎曰禪經百十曰佛言欲求阿鼻三摩耶元注云此是見道之名也當作達磨摩那斯伽邏常觀其實義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莫如劣夫不能報讎為彼所害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為現法樂故為後世作大明故斷一切苦本故饒益衆生

故沉於凡夫空無所得而自放逸不勤修習
其下乃解曰達磨謂世間第一法也摩那斯
伽邏謂一經心譯者義言思惟夫禪經凡二
卷自初及終皆華言唯此見道與世第一法
一經心者獨用梵語祕而不譯吾意經家如

百十

十九

是乃舍佛微旨特欲以祕密感悟超拔其循
此而思惟道者耶故其次此即列佛勅曰常
觀真實義若其所謂當以聖行刀斷除陰賊
者按智度論云十六聖行刀其義不離三解
脫門也然三解脫門通大小乘但以其所緣
爲優劣耳大乘之三解脫門者所緣諸法實
相小乘則異於是今此果緣真實義而使以
聖行刀驗其所觀者誠大乘之妙微密法矣
又其經之勝道決定分結句曰我以少慧力
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又其

下卷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
無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又曰惟彼已
度者然後乃究竟此豈不謂其究竟處乃佛
佛妙微密心不可以情識狀唯以此證者乃
相應耳此其與吾正宗合者也昔涅槃經時
諸比丘既聞其離四倒之說遂更求佛久住
于世以爲其教導如來將正其知見乃曰我
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
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諸眾
生作依止處智度論曰佛將入涅槃北首卧
時先告阿難若今現前若我過去後比丘當
自依止法夫自依止法者謂內觀身常念一
心智慧勤修精進云云蓋教不餘依止次謂
以戒經爲師及其所集法寶藏之事涅槃後分經亦
然夫涅槃所謂無上正法者乃是直指如來

所證法性已付大迦葉矣欲眾學法之者依以爲其所正之處耳然資其主教法於後世非付法印使持之則何以爲之主耶今其謂已付大迦葉者豈非使其以法而執正印證手奉教而修證者耶又其經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又曰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不然哉大論先教依止法者其意與四依相近也禪經謂大迦葉相承吾佛佛滅後以此次第傳之固亦驗矣遠公曰曲承旨詔與夫所謂密語豈遠乎哉學者必以心通則其付無上正法之深旨可求也此固與其經他卷以法付于王臣四部之眾者事同而意異也又大論囑累品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

百十

二十

薩餘經即其論前文云法華經諸餘方等經囑累喜王諸菩薩等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此豈不謂祕密法乃勝手又傳其祕密之旨必矣安可以教部論余奏記後蓋見其微意不敢輒改已奏之文更出此實欲學者省之耳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決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爲藥若其論始尊大手般若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諸經中第一大又曰般若波羅蜜名三世諸佛毋能示一切法實相又曰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又曰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相盡名爲魔又涅槃經曰摩訶般若成百十祕密藏今其於囑累乎聲聞菩薩眾經之後乃特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是豈非龍木本字避御名承大迦葉阿難爲傳法大祖而其下倣此爾何輒以大般若而爲非祕密法乎吾研其

二十一

能以毒爲藥之喻者益見其玄旨有在此又

未易以教部斷之

其論又云以細微妙虛妄法治譬如有毒能治衆毒

又古德云四教皆是權巧化物乃引經云空拳誑小兒爲證此可求其以毒爲藥之義也

若遠公序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

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亦龍木

之意耳曰子前謂涅槃付囑摩訶迦葉者乃

傳其祕密之法與此囑累阿難不亦同矣何

故涅槃之時不皆言耶曰阿難在弟子爲次

又專傳佛經論苟越次顯稱阿難則不別乎

經外而曲有所傳也指之迦葉乃專乎付長

而所以尊其祕密心傳之謂也雖囑之阿難

當此固亦存而不言耳傳燈錄曰并勅阿難

副貳傳化豈非專在乎大迦葉耶然此大經

大論與夫禪經所謂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

尊者阿難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

以此慧燈次第傳受又與乎遠公慧觀二序

曰阿難曲承旨詔藏之靈府遇其人而後傳

者固亦同矣今以此五者之說而驗乎寶林

傳燈所謂如來將化乃命摩訶迦葉云吾以

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

斷絕又近世李令公導勛廣燈錄稱大迦葉

謂阿難曰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

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而其本末

何嘗異耶古今所謂言教之外其別傳正法

者豈不灼然至是乎客曰子所推詳也且若

禪經所見但三十七品四念處此皆小乘行

相耳而子謂其出於菩提達磨豈其宜耶吾

甚疑之何如曰夫三十七品四念處者固通

乎大小乘子且善聽按智度論曰佛說四念

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
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又曰六波羅蜜三十
七道法中生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是故
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
世界成就衆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
又曰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學爲學
六波羅蜜爲學四念處如是學爲學盡諸學
道如是學爲學佛所行處如是學爲開甘露
門如是學爲示無爲性須菩提下劣之人不
能作是學佛意其如此也孰謂三十七品四
念處唯是小乘行相乎今菩提達磨方以大
菩薩僧傳法爲祖演禪經行其大乘之法正
其宜矣又何疑哉借令四念處唯是小乘之
道而其論又曰須菩提菩薩如是學一切法
中得清淨所謂聲聞辟支佛心又曰菩薩如

二十一

二十三

是爲了知一切衆生心所趣向又曰三十七
品是聲聞辟支佛涅槃道佛勸菩薩應行是
道如此則菩薩亦得以聲聞法而進入明矣
今禪經演之豈不奉佛意耶何爲而不可也
況其未果以小乘而待人乎夫禪經乃達磨
祖師初以方便教化乎三乘之修行者欲因
其淺而導之深耳其經云如來境界不可思
議此之例是也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
乘詳矣曰若爾則禪經首列乎傳法諸祖豈
古諸祖亦傳乎經教耶曰是也古之傳法所
以證其行教也而以教入道者必以祖師所
傳爲之印正矣禪源詮謂傳法諸祖初以三
藏教乘兼行後之祖師觀機乃特顯宗破執
益更單傳其心印也容曰吾又聞般若多羅
唯以大法藥付之達磨令其直接上機乃在

乎經教之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
未聞其復循大小乘行相以爲其說乎曰然
般若達磨之付受者此誠佛祖之正傳者也
然學者亦當更求先聖囑累之本末究其行
化機宜之意也不應白執其一時之言而相
發難夫以大法藥直接上機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成究竟覺者此蓋般若多羅初誠達磨
宜遊方觀機以行其正傳之法耳意謂須其
滅度後般若多羅滅度之後也更六十七年震旦國始
有上機者與達磨緣會其時乃當施大法藥
直接此機之人也今禪經自達磨未入中華
百餘載已前方在西域以其正傳之時未至
上機者少且順彼人機方便傍大小乘而義
說之耳寶林傳亦云達磨先在南天竺以小乘法化道若干人此亦達
磨且行其前所謂菩薩爲盡諸學道爲了知

一切衆生心所趣向者也而祖師之道非止
乎是而已矣若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接
上機者禪經亦但蘊之而未始發及其時適
至達磨乃翻然東來乘震旦有大乘氣所謂
其正傳者遂大振於梁魏之世矣學者淺悟
徒見其在文字談說三乘止觀即謂非菩提
達磨之言何其易也若禪經其勝決定分結
句云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
十力智境界此蓋祖師自謙意謂今經乃我
聊略說此法性耳若其究竟之理則佛之境
界祕密微妙非文字義說可宣必密傳妙證
可以至矣又其經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
乃至究竟處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
句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彼乃究竟其曰方便
治地行者乃其且以義而演禪經之謂也其

曰乃至究竟處者蓋其正傳大法直接上機之謂也其曰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者乃達磨自謂其承佛所傳而迄至于今也其曰唯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者蓋謂此法祕密無言無示難信難到唯是以此已證之者然

百十

百十五

後乃知其所以爲究竟也如此其意豈非經之外而自有旨哉豈非不假文字而待人直以心證乎洎乎遠公承達磨之徒而密傳之乃序禪經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又曰若斯人也無聞無示別有宗明矣如此而遠公所得亦何嘗在手經教語言文字之間耶嗚呼末學寡識安知古德先傳此禪經乃達磨正統之張本也得以爲吾宗衰微之明證乎曰他宗之師亦有名乎達磨多羅者今子謂達

磨多羅即禪宗之菩提達磨何以爲之正耶曰吾前論以禪經二十八祖數證之已詳又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此非吾祖師誰歟他宗之同名者安得輒預此耶然其發揮禪經者乃跋陀三藏與廬山大師而慧觀亦預焉此三人者皆謂其具大乘圓頓之意其言豈繆乎若遠公者乃古今天下所謂安遠者也吾佛教大盛於中國蓋自此二公之始尤大法師也吾嘗謂遠公識最高量最遠其爲釋子有文有質儀形僧寶而其風烈卓然乃爲儒之聖賢百世景伏在古今高僧遠公絕出是蓋不可測之人也跋陀尊者該通三藏尤彊記在西域謂博極其內外經書號爲異僧僧肇乃尊曰大乘禪師慧觀其義學才俊當時與生肇融叡等夷亦古

有名之法師也而其三人者如此皆尊夫禪要而達磨之道恐亦至矣吾又聞智度論曰禪最大如王言禪則一切皆攝佛菩薩諸三昧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勝妙功德皆在禪中而他卷又謂此義曰解脫禪三昧皆名爲定定名爲心其所謂心者乃諸禪祖之所傳者也古者謂禪門爲宗門此亦龍木祖師之意耳亦謂吾宗門乃釋迦文一佛教之大宗正趣矣但其所謂宗門之意義者散在衆經隱覆古今未始章章見于天下也吾平日嘗考此斷自如來付法入滅而來所見於大藏之間者適且以遠公統序與禪經智度論涅槃經四者之說推其奧旨而驗覈之然斯佛法大事豈余下士而輒以臆裁幸且發乎前世賢聖之所蘊耳識者以謂何如若遠

百十

二十六

公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是豈非謂禪爲經律論三學者之所宗乎又曰每慨此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是豈非謂戒定慧必統於禪要乎又曰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是豈非謂聖乃達節變而通之純以密證妙用別爲衆部之宗乎又曰八萬法藏所存唯要是豈非謂雖佛八萬四千方聚莫不以此密傳極證爲之真要乎又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未至或守方而未變是豈非謂其先末而後本惡夫學者之倒錯執方而不知圓變乎又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是豈非謂佛之聖旨不唯全其妙本之優長亦乃

百十

二十七

極救其徇末者之闇短乎又曰此三應真咸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豈非謂迦葉阿難與掬多者却以迦葉掬多而釋乎三應真者廣其冥契之意耳曲奉默傳皆契合乎吾佛昔之妙微密心而超然出乎經教之外耶禪經摩那斯伽邏一經心祕而不譯者其下曰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是豈非謂大凡其人預吾教者盡當務此祕密極證乃爲之正見乎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能爲汝等作大依止是豈非謂而今而後皆可依止乎迦葉無上妙微密法而爲之正乎又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非謂代代四依之人出世者乃據是妙心密語以爲後之明證

乎若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者其旨亦驗在禪中矣適且略之不復解也較此則大聖人遺意豈不果以妙微密清淨禪爲其教之大宗也欲世世三學之者資之以爲其入道之印驗標正耶古者命吾禪門謂之宗門而尊於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禪要既是吾一佛教之宗則其傳法要者三十三祖自大迦葉至乎曹溪乃皆一釋教之祖也而淺識者妄分達磨曹溪獨爲禪門之祖不亦甚謬乎夫道固無外法與文字未始異也孰爲表裏但且略其言方語本十二部之云云者直截以全心性人蓋提本以正其迹示親以別其疎也使其即茲極證不復弊其毫髮迂曲矣然此未易以口舌辯未可以智解到猶圓覺曰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悉

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豈不然哉昔馬鳴曰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龍樹曰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斯亦二祖師尊其心證之親密以別其循迹而情解者也欲人軌此而爲之正矣隋智者稱如來嘗命諸弟子使各述其昔爲維摩詰所訶之言而佛乃默印正之然此固與淨名默印乎三十二大士之聖說法者同也按是則大聖人果以其正宗默證微密遺後世爲其標正印驗者固亦已見於佛之當時矣學者亦可尊而信之也嗚呼今吾輩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預釋迦文之教耶其所學經律論者孰不預夫八萬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師習而黨其所學不顧法要不審求其大宗正趣反忽乎達磨祖師之所傳者謂不如吾

百十

百九

師之道也是不唯違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歎也夫若今禪者之所示或語或默或動用皆先佛之妙用也但不可輒見雖其本源有在吾省煩不復發之然此妙用恐聖意獨遺屬吾密傳之宗乃得發明耳何則以其相宜故也不然奚自達磨祖師已來而其風大振耶經曰正言似反誰其信者昔龍樹祖師大論所現曰持戒皮禪定肉智慧骨微妙善心髓夫微妙心者亦其承佛而密傳者也及達磨祖師品其弟子所證之淺深乃特引之曰汝得吾皮得吾肉得吾骨汝得吾髓於此而佛之心印益効也其不言戒定慧妙心與其義者此故略之而存其微旨耳其後垂百年隋之智者顛禪師因其申經乃更以義而分辯此四者之說至乎微妙善心髓謂是

諸佛行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一不二微妙中道也然而龍樹達磨其道及智者論之而益尊且辯矣斯心微密真所謂不可思議也非言非默識識所不及也智知所不到也吾少嘗傳聞於先善知識謂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達磨曰汝得吾骨及二祖拜已歸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旨乎其尤極矣祖師之言也茲所以爲縣學之宗也唐僧神清譏禪者輒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大迦葉雖即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清何其不思耶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如清之言則大聖人乃妄付其法耳此吾記內拒之已詳不復多云驗神清淺謬不及智者之藩籬遠矣世稱神

清善學豈然學以求大道路所以通天下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爲患矣故至人不貴多學不欲多岐也而後學之者愚陋或妄評乎達磨祖師所謂得吾髓者何其瀆亂夫智者之說耶

第四篇

客曰教旣載道何必外教而傳道耶又聞夫圓頓教者教與證一也今乃教道相異豈爲圓乎哉曰子未心通宜善聽之古所謂教證一者蓋以文字之性亦有空分與正理貫耳百十非謂黃卷赤軸間言聲字色撥然之有狀者直與實相無相一也若夫十二部之教乃大聖人權巧應機垂跡而張本且假世名字語言發理以待人悟耳然理妙無所教雖說及而語終不極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果別於

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猶大論曰言似言及而玄旨幽邃尋之雖深而失之愈遠其此謂也昔隋之智者顓公最爲知教者也豈不曰佛法至理不可以言宣豈存言方語本十二部乎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以教爲權而不必專之乎又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豈使人執其教迹耶又經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當是可謂教證一乎非耶

圓哉非圓歟曰夫十二部者皆佛實語豈盡權而果可外乎曰汝悟乃自知之也曰若古之禪德者有盡措經像而不復務之何謂也曰此但毀相泯心者亦猶經曰唯除頓覺人并法不隨順吾前所謂初諸祖師亦兼經教而行之者佛子自宜以此兩端量力而處之可也若祖師以正宗而入震旦與乎義學之者息其爭鋒競銳之心者有之矣與乎學者直指其心而免其章句之勞者有之矣與夫學者他悟而正驗其是否者有之矣與其專以正宗而得法喜者五百餘載其人固不可勝數也而如來遺後世標正印驗其微旨不亦効乎祖師德被於世其亦至矣然正宗至微至密必得真道眼乃見苟以意解而強辯雖益辯益差也吾無如之何龍樹論曰若分

別憶想即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爲法印待子潔清其分別戲論之心始可信吾教外所傳乃眞佛法印也曰旣謂教外別傳則與教不相關也而子必引涅槃之言爲據豈其宜耶曰然其意雖教外別傳而其事必教內所指非指自佛教之內則何表乎佛於教外而別有所傳者耶故如來示其事於垂終之言亦謂其妙心吾已嘗傳之矣孰謂不與教相關耶而吾引涅槃不亦然乎遠公曰旣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此言可思也曰子謂必世世傳受心印永以爲標正印驗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祖遂絕耶曰祖豈果絕乎但正宗入震旦至曹溪歷年已久其人習知此法其機緣純熟者衆正宗得以而普傳雖其枝派益分而累

百十

三十二

累相承亦各爲其祖以法而遞相標正印驗何嘗闕然亦猶世俗百氏得姓各爲其家而子孫相承繼爲祖禰則未始無也但此承法雖有支祖而不如其正祖之盛也曰吾以教而亦能見道何必爾宗所傳乃以爲至乎曰子必以教而見道是見說也非見道也夫真見道者所謂窮理者也窮則能變變則能通善爲變通乃爲見道也夫變而通之者其始發於吾之正宗耳佛子苟能變通即預乎吾宗矣何謂何必爾宗乃爲至耶況子輩未始知變豈爲見道乎遠公曰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蓋子之謂乎若其世世之帝王公侯卿士大夫儒者之聖賢服膺而推敬此宗門者不可殫紀其略如吾宋之太宗眞宗皆閱意最深而章聖皇帝爲之修心詩曰初

百十

三十三

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迄于今也而上留神益專以此爲偈爲頌方布滿天下又益爲祖師傳法授衣之圖以正其宗祖者也唐書劉昫唐書也達磨本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

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傳受裴相國休爲唐之圭峯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迦葉至于達磨凡二十八祖達磨傳之又至于能爲六祖矣昔李華吏部嘗習知乎天台止觀及湛然禪師與諸僧命李爲左溪朗師之碑而其文首引菩提達磨謂二十九世相承大迦葉傳佛心法未聞有非之者而隋之智者顓公亦嘗引此禪經四隨之義以

證其教之四悉檀者若智者特能區別四教乃不世之大法師也苟曇摩多羅其道不至其人非祖彼豈肯推其言而爲據乎永嘉大師玄覺本學天台三觀義解精修其殆異僧也其學三觀所證見天台四教儀及永嘉集及其著證道歌乃曰

明明佛勅曹溪是清涼國師澄觀大法師也其嘗謂曰果海離念而心傳圭峯乃釋之曰此即達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意也禪源詮祖圖云觀公嘗參問大禪德曰浮盃或曰又學于五臺亡名禪師者故其言乃爾也維揚法慎大律師也亦曰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慧定雙照不可得而稱也苟吾正宗其道不大至而我朝之三大聖人豈肯從事如是之盛耶自昔預其從者若牛頭融祖若安公秀公一行

大師嵩山珪公若南陽國師江西大寂如此諸公不可勝數皆道風天下德貫神明雖萬乘拜伏師敬而不自喜巍巍乎柱礎佛氏萬世光賁大教是亦可以卜其法之如何耳而縱其道極玄彼學者不能見之胡不稍思今

至聖天子與夫隋唐諸大義學之師其所為

意者以自警乎初宣律師以達磨預之習禪

高僧而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者蒙

嘗患其不公而吾宗贊寧僧錄繼宣為傳其

評三教乃曰心教義加謂三乘經律論為顯教謂瑜伽五部曼荼

羅法為密教謂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心教也故其論習禪科尤

尊乎達磨之宗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

又曰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

妙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寧所撰鷲

峯聖賢錄者雖論傳法宗祖蓋亦傍乎寶林

百十

三十五

付法藏二傳矣非有異聞也然其所斷浮泛是非不明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方今宗門雖衰師表者混濫鮮得其人而彼學之者有識自當尊奉先佛聖意豈宜幸其

衰乘其無人不顧其大宗大祖而瀆亂乎法

門事體是可謂有識乎世書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是亦不忘其聖人之道者也彼

學之者亦少宜思之始達磨道顯於魏而梁

之武帝遺魏書曰共賴觀音分化又曰聖胄

大師慧遠法師序其禪經曰非夫道冠三乘

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

相如此則達磨果聖人也以梁武之尊遠公

之賢聖其所稱之亦可信矣吾見其輒以達

磨而為戲者何其不知量也若達磨出於如

來之後世而乃稱禪經者蓋其採衆經始欲以佛言為量以發後人之信心耳故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此其證矣

傳法正宗論卷下

音釋

闕缺規切 閻烏紺切 孱鋤山切 雋祖峻切
視也 與暗同 不肖也 與儁同
於代切 暹郎佐切 顛語豈切 攢初江切
昧暗貌 暹郎佐切 顛語豈切 攢初江切
深貌 朐欣切 礎初呂切 邃遂雖切
也 朐欣切 礎初呂切 邃遂雖切